

慈溪文丛 第一辑

尘缘三昧

赵思舜 著

那时候的天空，一明如洗
那时候的小村，宁静自然
那时候的天殇，没有眼泪



NLIC29707926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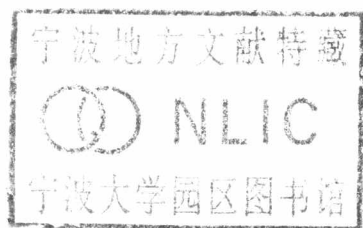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慈溪文丛（第一辑）

赠书

尘缘三昧

赵思舜 著



NLIC2970792662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尘缘三昧 / 赵思舜著. —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2012. 5
(慈溪文丛 / 方向明主编. 第一辑)
ISBN 978-7-5526-0201-2

I. ①尘… II. ①赵…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3970 号

慈溪文丛(第一辑)·尘缘三昧

丛书主编 方向明

本册作者 赵思舜

责任编辑 徐 飞

封面设计 王 珍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印 刷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0201-2

定 价 30.00 元

做一个宽阔的写作者

——《慈溪文丛》总序

华 红

文以载道，书以达义。读文章可以看出写作者的胸襟，读一套地方文丛，可以看出一个城市的底蕴与气度。慈溪史上文人荟萃，名家辈出，以诗文、书画闻名的本土先贤数以千计。去年出版的耆旧诗集《溪上诗丛》，与今年这套《慈溪文丛》，构成了文脉上的传承，堪称文风兴盛，百花齐放。

翻看《慈溪文丛》，又一次引发我对慈溪文学的审视。十四本精选出来的文集基本代表了现阶段慈溪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平，作者队伍涵括老中青，由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体组成。内容涉及广泛，有温暖的乡村情结，有后工业时代苦涩而激扬的旋律，有书写慈溪地域文化的篇章，也有记录寻常家庭的点滴，有面对内心的写作，有文史追述，有读书笔记……不同文体的自由以及言说的庞杂和开阔，包容了人性、诗性、知性、理性、神性、个性，不可谓不丰富。十四部文集，从多个角度反映了我们当下的生活，折射出一个城市的整体印象。

出版《文丛》的意义，不仅在于展示慈溪文学创作的成果，繁荣文化鼓舞人心，更在于通过出版与研讨，进一步明确我们所担负的文化责任。文学要有益于天下与后人，既要传承文明、发展文明，更需要从思想和感情的层面来体现人生的大境界、大情怀。一个宽阔的写作者必须拥有视野、思想与精神上的辽阔，更大，更朴素。

目 录

心 经	001
心 觉	037
心 缘	119

心 经

“天殇，过来，到奶奶这边来。”

孩子坐在门槛上有一声没一声地哭着，手里的土碗被摔得只剩下半边，就为这个，他被妈妈打了一顿，大人们都吃完饭上工去了他还在哭。奶奶走到他的身边，摸出两个核桃递给他。

他不要，哭得更大声了。

“你看太阳都上三竿了，还不读书去？没文化，就像奶奶一样，字也不识，经文也不懂，睁眼瞎，要遭多少罪。南无阿弥陀佛——”

苍凉悠长的佛号在小村的天空回荡。天空下面，涓涓溪流叮咚流淌，一只雄鸡嘶哑地叫了两声，拍拍翅膀，蹿进竹林觅食去了。村子很小，十八户人家傍犀牛山坐落，在这阳光轻暖的早上，显得愈发空旷，寂寥。

天殇揉眼斜看奶奶，渐渐止住哭声，横着手背揩了鼻涕，去拿挂在土墙木桩上用旧毛巾和碎土布缝补成的小书包。奶奶再次将两个核桃递过去，天殇接了，飞快向学校跑去。

“小金花，不要哭了，擦干眼泪，再给我们唱个捣米谣吧。怎么？心里难过，唱不起，你向来是个坚强的孩子呀……”天殇随着沙老师的头一晃一摇就过了一天。回家的时候，奶奶还坐在门口手捻佛珠絮絮叨叨。

“奶奶，你牙疼吗？”

“不疼呀，你这娃儿咋这样问奶奶？”

“不疼你咋哼哼呀呀的？”

“奶奶在念经咧。”

“念经？啥叫念经呀？”

“经就是菩萨教人行好的话，念了这个经，人就会行好。人行了好，死后就会升天，过上好日子。”

“升天？天那么高，升得上去吗？万一掉下来，不就摔死了？”

“憨包娃儿，人死了只有魂魄，魂魄是摔不死的。过来，让奶奶抱着教你念经好不好？念了经，往后你就能考大学当大官做救苦救难的大菩萨。”

“要得，我跟你念，我不当大官，不做菩萨，只要妈妈不再打我就好了。”

“要得，要得。我让你妈妈不再打你了。过来，坐奶奶腿上，喵喵，憨包孙子又臭又酸，几天没洗澡了？你听好了，奶奶念一句你学一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天殇跟着念完，好奇地问：“奶奶，你不是不识字吗，又怎么会念经呀？”

“这是一个红军老干部教会奶奶念的。他的家在大海边，你顺着金沙江往下游呀，游呀，就游到他家了。那时候，坏人要抓他，他就躲到我们家来。他什么都懂，学问大得很。娃娃，你长大了要学他。”

“那他现在在哪里呀，是不是在天上？”

“早些年听说他当大官了，和毛主席在一起呢。以前他和你公公好得很。他们两个大老爷们儿在一起呀，大碗大碗地喝酒，要喝一坛子哩。奶奶呀，就给他们做一桌子的小菜，花生米、小青菜、四季豆、黄豆芽、毛豆腐、泡椒炒腊肉，还有韭菜炒鸡蛋，家里有的全翻出来，家里没的就去借。嘿嘿，这两个大男人真能吃，奶奶端上一碗空一碗，端上一碗又空一碗，嘴里说些好汉呀、大丈夫呀、革命呀、主义呀啥的，奶奶也不懂，就听他们说。后来，两个人都醉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收拾好碗筷，就去割草喂猪或者帮他们送信到江对面去。回来，两人还没醒呢。唉，这一晃就是几十年，奶奶老了，他也老了。这些年呀，说不定他也像你公公一样，在挨人家批斗呢……”

“挨批斗，啥叫挨批斗？”

“挨批斗就是被人家用绳子拴着，戴着高帽子，满村满寨去游行，还要被人家吐口水，打嘴巴，让人自己骂自己不是人。唉，你公公前两年就这样被人批斗过，都是好人哪——好人咋就过不上好日子呢？”

“噢，我懂了。我早上也是被妈妈批斗了。”

“憨包，乱说，打你的小嘴巴。你妈哪里是批斗你呀，你不就是小屁股上被拍了两下吗？来，脱掉裤子给奶奶看看。噢，好臭的小屁屁，屙了屎又没擦干净呀。没啥没啥，小屁屁不红了。你也是，毛手毛脚呆头呆脑的，干吗要把碗打烂呢？咱家本来就穷，你爹妈容易吗？要喂饱你们这几只小老虎，要养我们这两个老不死的，还要供你们读书……唉，娃娃，打几下就打几下吧，小时候挨过打的娃娃才有出息，将来才能过上好日子呢。以前，我就是舍不得打你爹，才耽误了他这一辈子。”

天殇听不大懂奶奶说的话,也不再问这问那。在家里所有人中,只有奶奶的话他最相信,既然奶奶说妈妈打自己有道理,是为自己好,那就肯定不会错。

可是,将来的好日子是什么样子呢?一天能吃饱两顿饭,三天能吃上一碗大肥肉吗?奶奶说的那个老干部一定是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了。如果真有这样的日子,挨一下批斗倒也划算。

只是,怎样才能到“将来”那个地方呢?

天殇仰躺在门槛边,嘴里咀嚼着一根谷草,谷草里有一种甜甜的味道,像水果糖。如果到了将来,是不是每天都有水果糖吃呢?也不要多,一天三颗就够了。不,一颗也好的,咬一半分给天琴,自己吃半颗,就含在嘴里,就让它永远甜着。

他一边听奶奶念着经文,一边看着满天的星星,那些星星可能就是水果糖,不然,奶奶怎么说天上有好日子过呢?唉,水果糖太多了也不好,又填不饱肚子的,得变成米,堆成山的米,全家、全公社、全世界的人一天吃三顿十顿都吃不完,都不用种田了,大家就坐在火堆旁,唱山歌,躲猫猫……六七月的深山夜,清清凉凉,微风过处,飘飘荡荡几许稻花香。不大一会儿,天殇睡着了。他的梦中,奶奶正拉着他恍恍惚惚向天上飞去。

那时候,黄花大公鸡正“咕咕咕”带领一群老母鸡、小母鸡跃上院坝里的大桑树,谁家和谁家的狗吠在有一声没一声彼此呼应着。天明哥叼着烟咿咿呀呀拉他的二胡,一群大姑娘正和着二胡唱《孟姜女哭长城》。朝宽二公公则在老井旁唱诵完一段四书五经后向孩子们摆起了龙门阵,包青天白管阳夜管阴,唐王游地府,魏征丞相斩龙王,孩子们的耳朵都听出茧来了,可就是想听。

小山村在静谧中透着温馨,温馨中流淌着质朴。

这种质朴填补着童年那一大片一大片的空白,成了他梦境的全部。

每天放学后，天殇或者带着妹妹天琴去割猪草，或者和大哥天保一起煮饭，或者背着小弟天心去寻山坡上的羊群。爹妈收工回来后，大哥已经吆喝着几个弟妹一起把猪喂了，把牲口赶回了圈。公公的咳嗽声在槽门口响起来，大家就去摆碗筷，倒酒，一菜一汤，如果没有稀客上门，天天都是如此。

吃完饭，天殇会跑到奶奶屋里，和奶奶一起跪在菩萨面前念经。菩萨是一个用降香木做成的女人，长得比电影里的女特务还好看，奶奶说，那是千手千眼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自在菩萨摩诃萨。天殇挠头，问奶奶这个人的名字咋那么长呀，奶奶说，她不是人，是菩萨。菩萨是干什么的呀？菩萨是让人过上好日子的神仙。那我怎么看不到呀？菩萨住在天上，天上有水果糖，有堆成山永远永远都吃不完的米面。有又肥又油的大腊肉吗？憨包，菩萨只吃素不吃荤的咧。连肉都吃不到，那菩萨又有啥好的呀？不许胡说，过来，跟奶奶好好念经。

奶奶最先教他的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卷经很短，才小半天，天殇就能全部背下来：“奶奶，我数过了，《心经》有二百六十个字，我能倒背出来啦，‘诃婆萨提菩，谛揭僧罗波……’”

“别别别，娃儿，快别这样。倒背经书是十恶不赦的大罪。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

天殇不知道什么叫“十恶不赦”，也不知“菩萨摩诃萨”是啥意思，但看到奶奶干瘪的嘴唇在不停地颤抖，不停地念“菩萨摩诃萨”，知道自己犯了错。

奶奶不会打她。犯了错而不会挨打，只有奶奶才会这样对他。

天殇由此认定，世界上最好的人是奶奶。奶奶只吃素不吃荤，奶奶就是那个有很长很长名字的女菩萨。

世界有多大？天殇不知道。菩萨是好人，这个天殇是知道的，因为奶奶就是菩萨。

他经常陪奶奶念经，由此认识了很多老章字，在老法和小海等伙伴面前，这是他唯一可以自豪的地方。每当伙伴们笑话他不会做皮枪不会做风车的时候，天殇就会昂首挺胸大声背《心经》，伙伴们不知道他在背什么，只是很佩服他，因为他们看见书就头晕。

有时候，他也会拉着老法和小海到老屋里听奶奶念经。三个小伙伴躺着趴着半跪着偷偷地挤眉弄眼，听完经，奶奶总会递给他们一把松子或几个核桃。离开老屋，他们会在后山的岩洞里或河边的歪脖柳下，一边吃着零食，一边赞着奶奶的好。

老法和小海也尝试过和奶奶一起跪着念经，但不到一炷香工夫便忍受不了，站起来跑开了。只有天殇，跪着念经时规规矩矩，不到一部经念完不起来。

奶奶经常向村里人夸天殇，村里人都知道天殇会念经。

但他怕奶奶念完经真的到天上去。

如果奶奶上了天，自己以后挨了打就不会有人来拉走，就不会有人拿出核桃油给他拌饭吃，就不会有人拿钱给他买小人书……想到这些，天殇很难过，有时又懒得和奶奶念经。

天殇不念经，奶奶也不会骂他。无论天殇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奶奶都不会打他骂他。奶奶说，骂人会葬口德，葬口德的人到不了天上。天上有过不完的好日子，有吃不完的水果糖，有堆成山的米和面。

奶奶是世上最好最好的奶奶。

天殇来到竹林里。竹林里有许多小麻雀在叽叽喳喳开会，天

殇想知道它们在批斗谁，于是坐下来静静地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睡着了的天殇来到一个清静之地，那里长着奇花异草，池塘里满是娇艳欲滴的莲花，几条小鱼在莲花下面游来游去。天殇想抓一条起来玩，于是脱光衣服跳下池塘。小鱼儿好滑好滑，天殇抓不牢，于是不断向前追。追过一座桥，转了一个弯，鱼儿没了，自己也不在水里了。前面突然传来许多笑声，他光着身子，好奇地走过去看，是一群没穿衣裳的大姑娘，有小英表姐、小芹表姐，还有小美、小凤、春玉……

她们见天殇来了，连声呸呸呸吐口水，骂他不知羞耻。

天殇说：“又不是我自己要来的。”

“不是你自己要来的，是谁让你来的？”姑娘们逼问。

“是小麻雀，它们开会说你们在洗澡，好看得很，我就来了。”

“小麻雀，哈哈，是你自己养的小麻雀吧。噫！你们看，他的小麻雀胀起来了，胀起来了！”小英表姐大笑着说。

天殇低头看自己的小麻雀，果然胀得又红又紫。这时候，几个姑娘挤眉弄眼，一下子跑上来，将他按倒在地，轮流用滑滑的手搓揉他的小麻雀。天殇吓得大哭，在哭叫中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爽快……

天殇醒来时，正听见妈妈扯开嗓子叫他的名字。他知道又要挨一顿打了，站起来刚想跑，觉得裤裆里面湿湿的，伸手一摸，黏糊糊一片，莫非坐在屎上了？天殇凑在鼻子上闻，不臭，只是像鱼腥味。

他回了屋，不敢将这事告诉大人，怕挨打；也不敢告诉大哥天保，怕他笑话挖苦。他将裤子偷偷地脱下，压在枕头下面，准备第二天放学后悄悄洗了。

那一年，天殇十二岁。

十二岁知天明，妈妈在打他的时候经常这么说。什么叫“知天明”？天殇不懂，也不想懂，反正懂不懂都要挨“批斗”。自己的公公，还有奶奶说的那位老红军不是啥都懂吗，还不是被人家用绳子拴着，戴着高帽子，满村满寨去游行，还不是要被人家吐口水，打嘴巴。唉，我也是好人哪，好人为什么都要挨打呢？大哥和小弟就很少挨过打。

公公看田水回来了，一进门就笑咪咪向几个孙子招手。孩子们欢笑着跑过去，争先恐后掏摸着公公大大的衣服口袋。“别抢，别抢，个个都有，呵呵嗬嗬……”公公爽朗的笑声和孩子们的尖叫声荡漾在老屋前的院坝里，鸡和狗都围了过来，猫却轻蔑地“喵”一声，踱到里屋参禅去了。

正是野果熟透的季节，每天看田水回来，公公总要摘满两大口袋野果带回来分给孩子们。

奶奶哼哼着经文笑了起来。

公公的旱烟管吱吱地响着。

三妹天琴向妈妈讨来一枚大底针和一根长长的麻线，她要把红红亮亮的野果串起来，然后挂在脖子上向小姐妹们炫耀。串着串着，天保突然跑过去，扯下一把哈哈大笑跑出门去。

天琴尖着声大哭，揉着红红的眼睛可怜兮兮看着二哥。

二哥天殇从自己口袋里抓出一把果子递到妹妹手里。

四兄妹中，大哥天保和小弟天心是一派，这一派是当权派，大哥当权的资本是拳头，小弟当权的资本是哭叫，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小弟一哭一叫，大哥准会飞跑过来哄他帮他，如果大哥不在，爹妈也会不问青红皂白地帮着小弟骂大的不是。老二天殇和三妹天琴是一派，这一派是无权派，是挨批派。论拳头，天殇硬不过大哥，

论哭叫的感染力，天琴比不过小弟。但大人们常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产阶级最能团结一致。所以，如果天殇和天保打起来了，天琴会毫不犹豫帮着二哥，如果天琴被天保欺负了，天殇也会站在妹妹一边。

现在，天琴被大哥欺负了，天殇当然有责任把她哄乖。除了把自己的一份果子匀一半出来给她，还带她到竹林里看麻雀开会。这片竹林沿山溪蜿蜒而下，宛如少女的眉，夏秋两季的黄昏，数不清的麻雀总是聚在林里叽叽喳喳，就像大人们开批斗会一样。只要妈妈不叫唤，天殇会带着天琴在竹林里痴看痴听到半夜。

天琴不再哭泣。嫩嫩的小手牵着二哥，红红的胖乎乎的脸蛋儿仰望着竹尖，小口儿念叨着：“一只、两只、三只……对不对，那只又飞了……咯咯咯……又来了两只、三只……咯咯咯，二哥，快来帮我数，我咋数不清呀？”

“妹妹，你不要数了。我们就坐在这里听它们说什么，嘿嘿，我猜它们在争论明天到哪里找吃的。听，那只小灰雀在说二大妈家地里的菜青虫多得要不得……”

“我猜它们是说要在哪里搭窝。”

.....

三

奶奶这几天饭吃得少，笑的时候也不多，有几次似乎还和公公争论着什么。

队长老爹到家里来过两趟。

乡里的干部也到村里来过。来干什么？人们都在打听，队长老爹摇头，说不知道。

奶奶仍旧烧香、拜佛、念经。

黄昏的大山深处，奶奶念经的声音能让此世界更加静谧和温馨。

奶奶说，此世界与彼世界隔着一條河。彼世界在彼岸。彼岸可以上天。天上天天都是好日子。

月亮挂在树梢上的时候，天殇和妹妹到了奶奶的老屋里，奶奶摸出两颗水果糖悄悄塞在他们手里，慈祥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天殇和妹妹一左一右抱着奶奶亲了一口，喜滋滋离开老屋。回新屋路上，天殇小声对妹妹说：“糖要收好，不然大哥又抢你的了。”

回到新屋，妈妈在月光下剁猪草，大哥和小弟都还没回来。天琴飞快跑进卧室。“不要藏在枕头下面，你大哥一回来就没你的了。”妈妈笑着大声叫道。天殇很奇怪，问妈妈怎么知道天琴在藏东西。妈妈瞪瞪眼，“都是老娘身上的肉呀，咋会不知道？你几个混世魔王，啥事能逃过老娘的法眼。”天殇吐吐舌头，跑进卧室悄悄对妹妹说：“你藏在妈妈的小红箱子里，他们就知道了。”天琴依言藏好糖，笑咪咪走了出来。妈妈又说：“箱子里也不能藏，你大哥找得到。”天琴要哭，问妈妈咋办。妈妈笑道，“这个憨姑娘，只知道藏藏藏，不会马上吃了呀，吃了他还找得到吗？”天琴舍不得吃，又真怕大哥抢去了，小心翼翼打开糖纸，一下子将糖全包在嘴里，过了一会儿，眼睛转了几转，“咔嚓”一声，将半截糖抠出来递给妈妈。“你个死丫头，你吃过的才给我呀，脏不脏？”“不是呀，我本来就是要咬一半给你的。”“那还差不多。哎哟，这个糖咋酸得掉牙，不好吃，妈还给你。”

天琴笑了，深深的小酒窝像涂了一层胭脂，她欢快地扑在妈妈背上撒着娇，没一会儿便在妈的摇晃中睡着了。妈叫天殇把妹妹抱到床上去，天殇放好妹妹，自己也睡着了。

童年的梦往往盘根错节地和很多具体的物事交缠在一起。很多年后，走出大山的天殇会用一整天一整天的时间回想他琐碎的童年。

童年，或许是一种声音，或许是一种味道。

再过几天就是农忙节，学校放假一星期。二姑妈家的英表姐，大表舅家的玉表姐，堂叔家的虎子哥都来天殇家帮忙。玉表姐、虎子哥和天保都能干重活了，帮着父母在田地里割谷，收玉米，背粮食回家；英表姐和天殇在家里撕玉米壳，晒谷子，做饭，喂猪；天琴和天心两个更小的孩子帮着赶鸡，牵牲口，送水送饭到地里。包产下户后收第一季庄稼，每家的大人孩子都忙得团团转，身上的汗就没见干过，路上碰面打招呼时却透出兴奋、知足和感恩。

晚饭比平时多了两大盆菜，一盆油汪汪的大肥肉，一盆油焖土豆丝。妈给家里的男人都倒了酒。公公收了旱烟管，提高嗓门说：“你们几个娃娃都放开肚皮吃，使劲喝。我活了一辈子，从来没见着家里堆这么多粮食。明年，咱们家多喂几头猪，怕是两三天就能吃上一顿肉了，哈哈。”

那一晚，公公和爹爹都喝醉了，大哥天保也晕晕乎乎。虎子哥没醉，吃完饭对妈说他家里还有事，出了门，一会儿春玉表姐也悄无声息出去了。英表姐帮妈一起洗了碗，向天殇使眼色，天殇会意，匆匆赶羊进圈，跟妈说要去月亮坝读书，妈也不点破，由得他。天殇拿着书到了河边，歪脖柳下等着，一会儿就见英表姐挎着个篮子朝这边走来。

那晚的月亮能照见十里之外，河水闪着银光脉脉流动。两个孩子，一个在高一声低一声读着书，一个在深一针浅一针绣着荷包。四目对视的时候，他们羞涩着，偷笑着。

四

隔三天晚上，爹到天殇的二姑妈家农忙回来，一进门就醉醺醺拍着天殇的脑袋嘿嘿笑道：“娃……爹……爹给你找媳妇了，欢喜不？”

天殇不敢看爹，头一缩就跑出门去。

爹喝了酒会打娃娃，被打得最多的是大哥，但现在大哥不在，天殇赶紧跑开。

“啥？你给黑二娃找啥了？”妈正将玉米编成串挂檐上去，一听这话尖声叫了起来。

“我……我……给娃找……找媳妇了。嘿嘿嘿……”天殇爹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哇哇哇吐了一地，芦花大公鸡眼尖，“咕咕咕”只叫得三声，一群鸡崽便围过来争食，没食几口便醉得踉踉跄跄。

“你再说一遍，是咋回事？”妈着急起来，“你这个砍脑壳的，挨千刀的，娃在读书你不晓得吗？找啥子媳妇，我和你这辈子是还不完的债造不完的孽……”

天殇爹吐完向床上一躺，睡了。

第二天，在天殇妈的追问下，天殇爹终于嗫嚅道：“昨天……我……我和他二姑爹喝酒……说……说……把他家小英许配给我们黑二娃……”

“你呀，你呀……你呀……我这辈子咋会遇上你这号人呀……娃娃都还这么小，啥都还不懂，你吃个屁的酒，订个屁的亲呀！我看你咋个办？”天殇妈数落着，骂着，不知不觉就哭了起来，“我还指望娃娃读几年书，好歹有个出息，你倒好，黄汤一灌嘴巴一张就乱来了……”